

西部牛仔情

[美]

拉里·麦克默特里·著

王约西 袁凤珠 译



西部牛仔情

原名 《孤独的鸽子》

〔美〕

拉里·麦克默特里 著

王约西 袁凤珠 译

THE PULITZER PRIZE - WINNING
EPIC MASTERPIECE OF THE AMERICAN WEST

LONESOME DOVE

PUBLISHED BY POCKET BOOK NEW YORK

1986

西部牛仔情

作 者 [美] 拉里·麦克默特里

译 者 王约西 袁凤珠

责任编辑 宋亦工

装帧设计 少 羽

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5印张 730千字
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 000

ISBN 7-80570-036-2/I·15

(全集三册) 定价：16.00元

南海出版公司

1990·海南

整个美国都处在洪荒之路的末端，我们的过去并没有死，它还活在我们心中。我们的祖先身处野蛮，心存文明。我们生活在他们创造的文明之中，但当初的洪荒仍在我们心里弥留。他们所梦想的，我们实践；他们所实践的，我们梦想。

摘自 T·K·威普尔
设计这块土地

中 篇

第三十八章

乔一眼便看出七月心事重重，因为他不怎么想说话。七月不是个象罗斯科那样爱说话的人，情绪好了就说个没完，可是他过去也没有象上路的头一个星期这样寡言少语。往常他会谈论马匹、钓鱼、牛仔或者天气什么的，但这次西行途中他什么也不想说。

起初这给乔带来些不便，因为乔第一次参加这么重要的旅行，他有许多事情要问，比如，他急于想了解他们怎样才能抓到杰克·斯普恩。又比如，他很想知道关于印第安人的故事；还有，罗斯科曾提到的那几个保护杰克的著名得克萨斯保安队员的情况。他也想了解去得克萨斯要走多远，路上能不能看见海等等。

有一次他问了一个诸如此类的问题，七月显然没有听进去，更不用说回答他了。他花了好大气力才对乔的问题作出反应，乔马上打住不再问了，只是安静地骑马跟着走，等待着周围环境的改变和印第安人的出现。

由于日夜兼程向前赶路，乔很快就对谈话不感兴趣了。虽然他仍感到很新鲜，但发现旅行毕竟比他原来预料的要艰

辛得多。七月除了不愿意讲话以外，似乎也不愿意停下来。只是在遇到小河时，七月才让马喝口水，他自己偶尔下马解手。除此以外，他们从破晓一直走到天黑得看不见路，在有月亮的夜晚，就干脆一直骑到半夜。

乔的结论是：旅行是件很奇特的事情。尽管七月把这次旅行安排得苦不堪言，他还是一分钟也不愿意呆在家里。与七月作伴旅行是他有生以来最感到兴奋的事。

他们路过了好几个农场，每次都向农民打听看见过杰克没有。有两次农民回答说见过，还说杰克在农场上过的夜。但是他们两人却从不在农场过夜，连顿饭都没吃过。只有一次，在一个炎热的下午，七月喝了一个农民的老婆端给他的一杯酸奶，乔也喝了一杯。那个农场里有好几个小姑娘，她们一看见乔就嘻嘻地笑，但乔没有理她们。尽管农民的老婆一而再地请他们留宿，他们还是继续赶路，在一个蚊子成堆的地方扎营过夜。

“得克萨斯也有蚊子吗？”乔问。

七月没有答话。他知道这孩子想聊天了，也知道自己不是他理想的伙伴，但是他真的无话可说。他愁肠满腹，若想忍受，只有保持沉默，集中精力赶路。他明知没有必要这样催着孩子和马匹走，但他没有办法。他只有马不停蹄地拼命赶路，才能把忧愁压制住，而这一切愁事都与爱尔迈拉有关。

几乎是从离开家的头一天起，他就预感到要出事。他意识到糟糕的事已经发生，因而无论怎样企图集中精力完成自己的工作，这一忧虑却始终与他形影不离。他现在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调转马头回史密斯堡去。

刚离家时乔欢欣雀跃，但这孩子身体不好，每天不停地

骑十六个小时实在受不了。他虽然没有抱怨，可是一停下来他倒头便睡，第二天要动身时，他睡得那么死，七月简直都叫不醒他。他常常在马背上打盹，一瞌睡就是几公里。有一两次，在路过农场时，七月很想把他留下。乔不怕卖力气，在农场干活吃饭没有问题，等他回家时再把乔带回去。他这样安排的唯一理由是，没有乔他可以走得更快些，但是那样一来马又受不了；何况，如果将乔撇下，将是对乔自尊心的一个严重打击。乔还从来没有象这次旅行这样感到自豪过呢。

他们一连数日在松林中向西南走去。时值多雨的春季，令他们大为头痛的是蚊子。树上不停地往下滴水，地面上，水坑星罗棋布。七月自己倒没怎么注意蚊子，但乔和马匹却吃不消，尤其是在晚上。

“过不了多久我就满身都是疙瘩了。”他们费力地穿过一块空地时，乔笑着对七月说。他们看见前边有一条宽宽的泥水河从北边蜿蜒而下。

“我看这就是雷德河。”七月说：“也就是说，咱们快活得克萨斯了。”

他们骑到河岸时，看到一幅令人惊异的景象。河水不深但水流很急，河床显然十分泥泞。一个高个子男人呆在河里离对岸不远的地方，他的情况完全证实了这一点：他站在齐膝深的水里，前头是一匹憔悴的马，后面是一头骡子。马和骡子都陷在泥水里，水没到它们的踝关节。

“我听说这是条半流沙河。”七月说。

乔曾听罗斯科讲过许多有关流沙的恐怖故事，据说流沙会连人带马甚至篷车都慢慢地吞下去。他曾怀疑那些故事是否过于夸张，但那个人和他的牲口证明了故事的真实性。然

而，他的东西虽然都陷住了，可是没有一件往下沉。那个人头戴一顶高礼帽，身穿一件长长的罩袍。两头牲口背上本来都驮着包裹，那人好象在寻开心一样地把包裹一件件解下来扔进河里，凭它们顺水漂去。使他们目瞪口呆的是，那个人居然连自己的铺盖卷也一古脑儿地扔掉了。

“这人八成是个精神病，”七月说。“他一定以为，把东西扔了马就会漂起来，可马是根本漂不起来的。”

那个人看见他们，并向他们友好地招了招手，接着又解下骡子身上的东西扔进水里。有些东西漂走了，有的则留在了浅水滩上。

七月向河上游骑去，直到他找着一个鹿与牛过河的地方。这地方的水不过三十厘米深。他俩在一条红土带上向对岸走去，在一个地方他们差点陷进泥里，但七月向南拐了一点，马上找到了硬河床，他们两人很快就到达了河南岸。刚才那个戴礼帽的人则仍呆在原地不动。他对自己的困境一点也不着急，使人怀疑他到底想不想往前走。

“把你的绳子给我。”七月对乔说。他把乔的绳子和自己的那根接在一起，将一头扔给那个人。他用这个办法没费什么力便把两头牲口都拖出了泥淖，那个人也慢慢蹚了过来。

“谢谢你们了。”他说。“我那头骡子要是出不来，我敢说它不得不靠吃鱼过日子了。骡子都会自立更生。”

“我叫七月约翰逊，这是乔。”七月说。“你没必要把行李都扔掉。”

“我没损失什么，”那个人说。“能找条河把那些玩艺儿扔了，我还挺高兴呢。那些东西可能对鱼和蝌蚪比我更有用哩。”

“可是我从来没见过鱼用铺盖卷儿。”七月说。

乔可没有遇见过这么没头脑的人，竟把自己的东西往河里扔，但是眼前这个人却美滋滋的，好象他刚赢了一桶金币似的。

“我叫塞奇威克，”他说。“在这一带找虫子。”

“你一定找了不少。”七月说。

“你要虫子干什么？”乔问道。他想这个人简直是他见过的最稀奇的人。

“我研究它们。”那个人说。

乔傻眼了。虫子要么咬人，要么不咬，这有什么可研究的。

“我在小石城留下了大约一千条小虫。”那个人说，“要不我干嘛把设备都扔了呢？我不想再研究虫子了，想去得克萨斯传福音。听说得克萨斯人知道如何利用货真价实的福音。”

“研究虫子干什么？”乔又问了一句，他太想知道其中的奥妙了。

“世界上的虫子有上百万种，而人类只有一种。”那个人说。“我们人类灭亡之后，世界就是虫子的了。这个世界看起来这么美好，你可能就不去想这件事，但是人类的存在是有时间限制的，虫子正等着取而代之呢。”

七月断定此人有点不正常，但不会对自己或任何人构成威胁。“我要是你就到渡口过河，从鹿过河的地方过，保证安全。”七月说。

那个人用他的蓝眼睛看了七月一会儿。“孩子呀，我挺好的。”他说。“是你遇到了难处。我能看出你心事重重。你在

匆匆忙忙干一件你本不想干的工作。从你的徽章看出你是个司法人员，但是，法律认为是罪恶的，并不是最大的罪恶。我比最坏的杀人犯的罪孽还要大，但我仍力争在行善中生活。”

七月惊讶得不知说什么好。这位塞奇威克先生是他见过的最古怪的人。

“这个孩子有点瘦弱。”塞奇威克先生说。“你愿意的话，就把他留给我，我带着他慢慢走，让他长胖些，边走边教他小虫王国的知识。我看他没有什么机会受教育。”

七月有些动心了。陌生人看上去很善良，但他在衣服里又藏着随身武器，也许他并不如他显得的那么好呢。

“咱们以后会在路上见面的。”七月说。他没有理睬他的建议。

“可能。”塞奇威克先生说。“我知道你急着要去什么地方。着急就不对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乔问道。无论这个人说什么，他都感到不可思议。

“因为我们的目的地是坟墓，”塞奇威克先生说。“那些着急的人比不着急的人先到坟墓。就拿我来说吧，我到底要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，谁也说不清。你们要是不来的话，我没准儿会再在那儿停上一两个钟头。流水就很值得一看嘛。”

塞奇威克先生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向河下游走去，还不时地蹲下去朝地上看着。

“他一定又找到小虫子了。”乔说。

七月没有说话。不管那个高个子是否精神失常，他能猜

出史密斯堡的司法官心事重重，就还算精明。

第三十九章

爱尔兰少年的死给整个队伍罩上了一层阴影，考尔对此无能为力。一个星期以内，人们除了谈论他的夭折，什么也不想说。

夜晚，牛仔们吃饭也罢，等着值夜班也罢，总是没完没了地谈论他们遇见过的或者听说过的各种死亡。他们大多数都有一段艰难的经历，也目睹过死亡。但在他们认识的人里，还没有一个人是因骑到河心蛇窝里而死的。他们没办法避开这个话题。

到目前为止，情况最糟的是杰斯帕·范特。他被听到的故事吓得魂不附体，有一两天考尔真担心他会精神失常。杰斯帕一向不会保持沉默，现在则更是憋不住，滔滔不绝地说下去，以压住内心的恐惧。

艾伦·奥布赖恩的反应恰恰相反。他骑在马上整天一句话也不说，与斯佩特尔兄弟一样紧张和消沉。别人谈论死亡时，他则独自坐在篝火旁哭泣。

牛群仍不习惯赶路，所以十分不好管理。荆丛总坏事儿，天气也与人过不去。大雨连降三天，蚊蚋叮得人们胆战心惊。大家都不习惯晚上干活，一个个脾气暴躁。伯特·博罗姆与稀汤琼斯为了争论如何捆住马腿，几乎动了拳头。大嘴唇的任务是拾柴禾，但他砍来的柴不合博利瓦的意，于是博利瓦一见大嘴唇气就不打一处来。狄兹的情绪也空前地低落，也

许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对孩子的死有一部分责任吧。

盘子波吉特不愧是一个好牛仔。他终日守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兢兢业业。无论牛群出什么麻烦，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

相比之下，瑞尼兄弟很令人失望。他们都想家了，想念他们那位愉快的母亲，想念她烧的满桌饭菜。他们心神不定地跟在牛群后部，虽说不拒绝干活，但干得很慢。

奥古斯塔斯则自由自在地在这群牛仔之间来回转悠。有时他骑到牛群前边去，这使盘子波吉特不悦，因为除了侦察员，谁也不该走在他的前边。有的时候，奥古斯塔斯与他的猪混在一起。那两头猪不停地在水坑里打滚，或者从田鼠洞里拱田鼠。

人人都在担心下一条河——圣安东尼奥河。人们对毒水蛇生存的北限在哪里意见分歧很大——是西马隆河、阿肯色河还是普拉特河？然而有一点大家看法一致，即在圣安东尼奥河里有不少这种蛇。

一天早饭后，狄兹回来说他找到了一个浅渡口，离营地只两三公里远。

“有多少条蛇？”奥古斯塔斯问他。天空灰蒙蒙的，他穿上了那件宽大的黄雨衣。

“只见了几只乌龟，没见别的。”狄兹说。“就是有也都藏着呢。”

“但愿这条河里没蛇，”奥古斯塔斯说。“现在就是出来一条食鼠蛇，也会有一半人往树上爬。”

“我更担心印第安人。”豌豆眼说。

这话不假，自打离开孤鸽镇那天起，他便开始做大个子印第安人梦了。过去那些年里，他常梦见的那个大个头儿印

第安人，又回来打扰他的睡眠了。有时在马背上打个盹也会梦见印第安人，因而他总睡不好觉。他认为，等他到达蒙大拿，非累垮不可。到那时，什么事也干不成了。

“不知道有些东西是怎么钻到脑子里去的？”他说。“有一个印第安人钻进了我的脑子里。”

“我猜你小的时候你妈准对你说过你会被印第安人偷走。”奥古斯塔斯说。

他和考尔骑到渡口仔细查看了一番，没有发现蛇。

“我希望你别再谈那个孩子的死了，”考尔说。“你要是说不说，他们也许就会忘掉。”

“荒谬的理论，”奥古斯塔斯说。“只有常说，才能让人不怕它，不论什么头痛的事都一样，连死也如此。”

他们坐在岸边等着牛群过来。牛群过来时，那头得克萨斯公牛走在老狗旁边。有的时候它喜欢领头，有的时候它什么事也不做，专门寻事打架或者去惹小母牛。

“这次北上没有计划好，”奥古斯塔斯说。“就算到了蒙大拿，又把牛卖给谁？”

“问题不是下星期就卖牛，”考尔说。“而是要那块地。人们会找上门来买的。”

“干嘛要带上那头难看的公牛？”奥古斯塔斯问道。“要是那块土地很美的话，可不能让这么丑的牛给糟蹋掉。”

令人欣慰的是，渡河很顺利，只有杰斯帕引起了一点波澜。他骑着马跑着下了河，马打了个趔趄，差一点栽倒。

“要是有一座桥，你想快马跑过去还行。”稀汤琼斯哈哈笑着说。

杰斯帕感到十分窘。他知道马是不能跑着过河的，但是在最后一分钟时，对蛇的恐惧占了上风，使他失去了理智。

纽特累得连害怕都顾不得了。他还没有适应在夜里赶牛。驮马时奥古斯塔斯来到他身边。西边的云层已经消散。

“但愿太阳出来把蚊子都烤干。”奥古斯塔斯说。

篷车缓缓地来到河边。博利瓦赶着车，大嘴唇在车后部坐着。后面紧跟着马群和斯佩特尔兄弟。

纽特心想，事情可真怪，一条河这么平静，另一条河则会突然冒出大批毒蛇咬死肖恩。有很多次他以为肖恩还活着，疲倦已使他分不清哪些是梦，哪些是现实。甚至在他与别人谈话时也象是在梦里说话一样。他过去根本不知道失去朋友会让人这么伤心，于是开始考虑在他们前面还有多少路要走。

“希望别再死人了。”他说。

“哎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很难估计会出什么事。”奥古斯塔斯说。“以后的路上也许不会再伤人了。话又说回来，也许会死掉一半。咱们要是运气不好，恐怕连我也应付不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纽特听他说出这样的话，大吃一惊。

“因为我不象以前那样灵巧了，”奥古斯塔斯说。“从前什么麻烦我都能躲过，能象闪电一样从马背上翻下来。现在我的行动仍比一些人快，但没有我自己以前那么快了。”

篷车也轻而易举地过了河，连那两头紧跟在车后的猪也下到河里游到了对岸。

“瞧呀，”奥古斯塔斯兴致勃勃地说，“谁说它们不象游泳运动员？”

第四十章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罗丽娜越来越喜欢旅行了。晚上并不好过，不是闪电就是雷鸣，瓢泼大雨说来就来。她与杰克睡觉时，常有大滴大滴的雨点打到脸上，迫使他们连忙去抓雨衣。没过多久毯子就变得湿乎乎的，总也干不了。杰克对此报怨不已。雨衣穿起来又闷又热。他从不想着把它放在手边，她只好在黑暗里跌跌撞撞地摸索着找，杰克则在一边咒骂老天爷。

可是无论晚上如何难过，一到早晨天便放晴。她喜欢坐在毯子上感受那逐渐变暖的太阳。她看见自己的胳膊被太阳晒得越来越黑，心想她需要的就是过旅行生活。她的马也已习惯了旅行，不再往孤鸽镇跑了。

虽然罗丽娜喜欢旅行，可杰克并不喜欢。他变得越来越容易动怒。她拒绝与他同去圣安东尼奥，这就象大拇指的那根刺一样，使他气急败坏。他每天都提去圣安东尼奥的事，她说她对此事已经表过态，因而只把头一摇算是回答，全然不顾杰克的抱怨。

“妈的，你不会说话吗？”一天晚上她生火时他问道。狄兹几乎每天都来看看他们是否安然无恙。他教会了她如何生火，还教她如何给骡子上驮和其他杂活，而杰克根本不把这些事放在眼里。

“我会说。”罗丽娜说。

“可你不说，”杰克说。“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人这么不

肯说话。”

他语气粗暴——实际上旅途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对她心怀不满，他总想挑起一场争吵，而罗丽娜不想和他吵。她并非存心与杰克闹别扭，但她认为没有必要事事对杰克唯命是从，而杰克的目的是恰恰是想让她一切都顺从他。杰克整天唠叨个没完，一会儿说她做熏肉的方法不对，一会儿又嫌她不会铺毯子，她则置若罔闻。他若对她干的活儿不满意，完全可以自己换个样子干嘛，可他又不干，只在一旁数落她。

“今天晚上咱们完全可以在一个好旅店睡一夜，”他说。“去圣安东尼奥骑马用不了一个小时。”

“你想去就去，”罗丽娜说。“我在营地睡。”

“我看你是想让我走，”杰克说。“这么着你就可以跟头一个找你来的牛仔睡觉了。”

他的话太蠢了，根本不值得回答。自打她遇见他那天起，她再没干过妓女那一行，除非把奥古斯塔斯和夏威尔算在内。她默默地呷着咖啡。

“这就是你的把戏，是吗？”杰克说着，眼都红了。

“不是。”罗丽娜说。

“那，那你就是个说谎话的混蛋。”杰克说。“一旦当了妓女就一辈子是妓女。我可受不了这个，下一次我非好好教训教训你不可。”

他吃完熏肉，二话没说，翻身上马而去。她想他一定是去赌博了。她不仅不怕，反而感到放心，因为虽说杰克的火气比起她认识的一些人要小些，但在他生气的时候呆在他身边同样使人不愉快。他可能以为，他匆匆离开，剩下她一人留在营地一定会害怕，其实她一点也不怕。牛群和牛仔们离

她只有两公里远。守着牛群这么近，谁也不会来找她的麻烦。

她坐在毯子上享受着夜的宁静。夜幕降临，小鸟——小夜莺——在周围嗖嗖地飞过。她能看见它们的身影在渐渐黑下来的天空瞬息即逝。她正呷着咖啡，一只负鼠走到距她三米远时停下来，呆呆地望着她，然后又走开了。过了一会儿她听见远处传来的歌声，那个爱尔兰人又在为牛群唱歌了。狄兹已经把他弟弟死亡的可怕经过告诉了他们。

她还没睡着，一匹马向她奔了过来。是杰克，他想用这个办法吓唬吓唬她。他一直骑到营地里，这样做很让人讨厌，因为马踢起的尘土落到了毯子上。他骑马进城买了些威士忌便飞马赶回来，想捉住她与奥古斯塔斯或别的牛仔。他每时每刻都在嫉妒。

他猛一使劲将鞍鞯从马背上取下来，把酒瓶子递给她。瓶子已经空了一半。

“我不想喝。”她说。

“看来我让你干的事你一件也不愿意干，”杰克说。“我真希望他妈的古斯来，至少咱们能玩牌。”

罗丽娜在她的毯子上躺下来，不回答他的话。不管她说什么，都只能使他的情绪更坏。

见她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，杰克绝望了，拿起酒瓶子又一连喝了几口。他自以为很精明能干，但却使自己落到这般境地，连傻子也会感到难堪的。他犯不着与一个象罗丽娜这样的女人往北去。她有自己的主意，连他最简单的命令也不照着办，除非这命令合她的意。他越喝越可怜自己，真希望当初对她说声“不”，任她呆在孤鸽镇热得大汗淋漓。这样他至少可以跟着牛群走，晚上还能玩玩牌，何况还能受到保护。